

历史文献研究

(北京新七辑)

中国历史文献研究会 编

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

历史文献研究

(北京新七辑)

中国历史文献研究会 编

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

1996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历史文献研究/刘乃和主编。—北京: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1996.9

ISBN 7-303-04116-8

I. 历… II. 刘… III. 历史-文献-研究-中国-文集 IV
.K207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96)第 13196 号

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出版发行

(100875 北京新街口外大街 19 号)

北京师范大学印刷厂印刷 全国新华书店经销

开本:850×1168 1/32 印张:12 字数:296 千

1996 年 10 月北京第 1 版 1996 年 10 月北京第 1 次印刷

印数:1—1 000 册

定价:15.00 元

中国历史文献研究会 编辑委员会

(按姓氏笔划排列)

邓瑞全 刘乃和 朱仲玉 来可泓
李叔毅 周少川 戴南海

主 编：刘乃和
常务编委：朱仲玉

编委会通讯处：北京师范大学古籍所转
邮政编码：100875

恭王府沿革攷

單士元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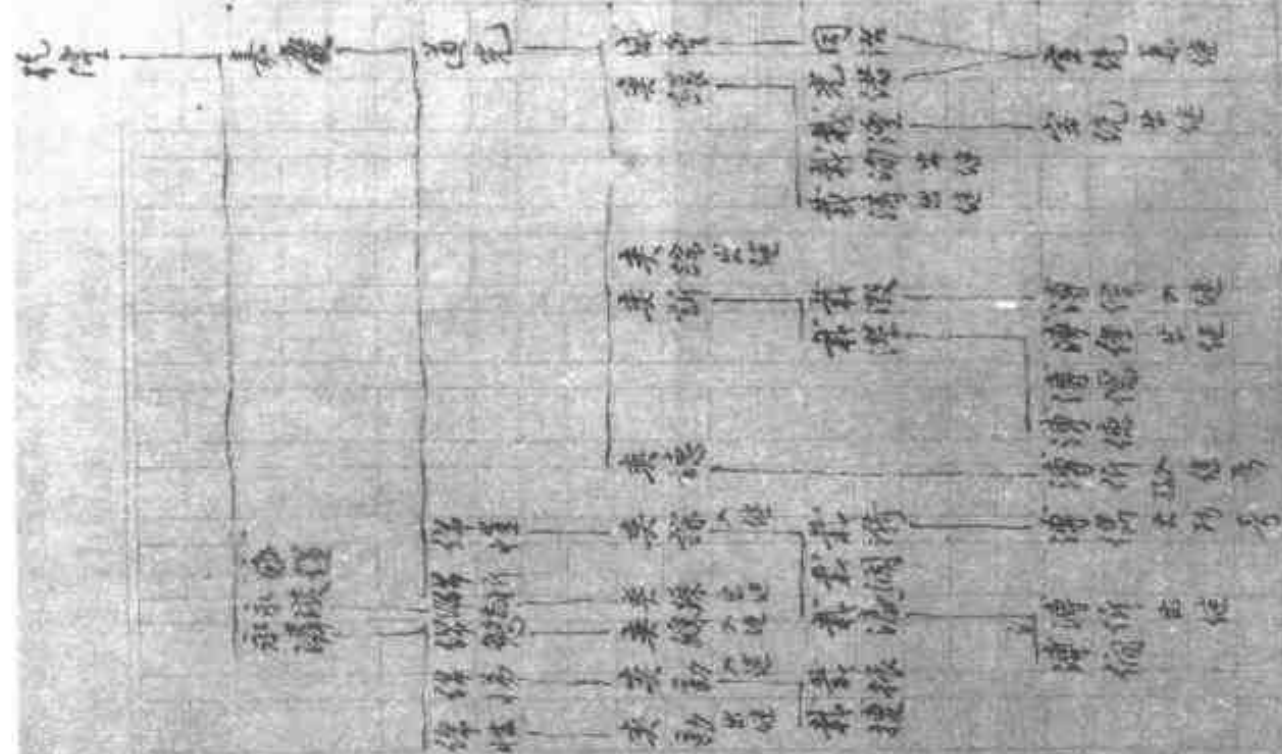
輔仁大學新購之校址，為清恭王府，發清代之封恭王者，首為世祖第五子常寧，再則為^{世宗}第六子奕訢，^{宣統}之子孫，^{宣統}時已遭降主下人分公，不復有恭王之號。今之恭王府，則為奕訢之第而由其孫溥儀承繼之者，像府之最初歷史，有謂高麗既問大學士明珠第，遂以說部紅樓夢大觀園而將會之，遂開於此，文獻無徵，殊難置信。蓋為閩巷傳聞，僅資談助而已。據^清實錄載，成親王永理府，為明珠舊宅，生前所傳者，此第之說也。

恭王府初為乾隆時大學士^{和珅}，嘉慶四年，坤義罪，宅第入官，^宣宗遂賜其弟奕訢，是為慶王府，^宣宗咸豐間，又賜其弟奕訢，是為恭王府，自乾隆以迄清^宣，百餘年中，此府之主人，為和珅，永壽，奕訢三系，簡冊可稽，略述於下：

和珅字致祥，鈕祜祿氏，滿洲正紅旗人，初以生員投侍衛，不數年，擢至軍機大臣，總理樞政，^宣宗所信任，^宣宗嘉慶四年正月^開，^宣宗御史費興等，疏劾和珅不法，^宣宗即傳旨逮捕，命王大臣會鞠，俱得實，宣布^宣罪狀，凡二十款，其始末具見^宣實錄，罪狀第十三款曰：

陈垣删改的《恭王府沿革考》原稿(参见第 31 页单士元文章)

財震王墓王世宗 184



大抵雖讀不通，極重誦解，俾眼、口、心、手、足、耳、鼻、舌、能便
翻譯，則書引據，既文、明、古、今、注、疏、段、亦、是、以、是、請
他部為書，已於四王世系表，特為改定。
一、凡吾國古文考證，一、為考證。
二、補入同文量：類、以保其真。
三、補入詞彙，因詞清而外，閱外，今多謝著各清文。
有指仁至核，一、為之。
四、補入諸潤，恐大誤，不周，漸增考及諸書，重要人批。
亦公同閱外國。
五、補入所佩，用何例，提議在核，長新刊，言之，應事如
此，創者不辭責，宜更否，固傳矣。
華言字句，共一千四百七十五字，除評語。

雪晴斜日漫簷吟
一枝窓上春
地餘吾未暇存
戊子小春 陳垣

不蓄臧獲均肯賤於人不聚
貨財不罄遺於我
景教碑文

地餘吾未暇存
戊子小春 陳垣

1948年，陈垣书条幅二帧

周執事子白盤銘字體樸茂文辭典雅郭鼎堂審為英王時所臨撫一通即希

青楊劉錦瑞

1943 年,著名书法家刘毓璠(字贡杨)为陈垣书周髀季子白盘铭

目 录

文献与考据	张岱年 (1)
历史资料论	傅振伦 (3)
读石证史	周绍良 (11)
说《逸周书·尝麦》篇	赵光贤 (20)
读《城上乌童谣》	倪其心 (24)
题北山堂藏耶律楚材书《平淮西碑》长卷	饶宗颐 (30)
回忆陈援庵师	单士元 (31)
读柴德赓先生《史籍举要》	黄永年 (36)
殷鉴思想述论	庞祖喜 (44)
略论周秦诸子之书的史料价值	庞天佑 (58)
论《孙子兵法》在国内的影响	吴荣政 (73)
论《史记》的礼治思想	郭伟川 (91)
——兼论“乐”与“仁”及大一统观	
《论六家之要指》与《诸子略》之读解与比较	赵吉惠 (109)
论简牍与汉魏六朝职官佚文在秦汉官制史研究 中的作用	孙福喜 (124)
浅论唐代君主的文化素质	朱长义 (132)
田汝成与《炎徼纪闻》	欧薇薇 (142)
论明季西山语嵩和尚及其《语录》	王路平 (152)
也论清代初期的明史学成就	钱茂伟 (164)

康熙初江南、湖广、陕西的“分省”与清朝

- 十八省体制……………（日）真水康树（177）
曾国藩批牍考论……………王澧华（187）
黄浚事迹及其著作……………宋建昊（200）
谈《北京通史》的学术准备……………曹子西（207）

- 辑佚起源说综述……………张升（215）
《山海经》版本考……………张春生（225）
《秦始皇本纪》新探……………张子侠（249）
记几种批校本《水经注》……………李新乾 郑炳纯（266）
六朝佛教人物杂传述要……………张承宗（275）
《新唐书·宰相世系表》宋璟广平世系辨讹补证
……………王树林（288）
黄道周年谱版本考评……………侯真平 姜曾泉（300）
现存刘戴山先生文集概述……………张克伟（311）
关于《浣词》的版本……………周国瑞（320）
王圻行实系年……………向燕南（333）
《广〈人间词话〉》补遗（16则）……………佛雏（353）
凉思斋治印闲谈……………（法）龙乐恒（359）

晚明版《列女传》中妇德的社会效能

- ……………（美）凯瑟琳·卡尔丽兹原作（362）
王明泽编译

文献与考据

张岱年

“文献”一词，最初见于《论语》，本来是指典籍与贤人。近代以来，“献”指贤人之义已经消失了，“文献”一词泛指文化典籍而言，亦即指历史资料。研究历史，必须以文献为据。而对于某一问题，可能没有充足的文献资料。这就是文献不足征的问题。孔子说：“夏礼吾能言之，杞不足征也；殷礼吾能言之，宋不足征也。文献不足故也，足则吾能征之矣。”（《论语·八佾》）关于夏礼，杞的文献不足征；而孔子能言之。关于殷礼，宋的文献不足征，而孔子亦能言之。所谓能言之，即指在鲁国还保存了关于夏礼与殷礼的记载，所以孔子能言之。不过杞宋已没有足够的遗迹了。

中国自古以来，重视历史记载，所谓“左史记言，右史记事。”但秦始皇焚书，致使上古时代许多史料丧失了。汉代“置写书之官”、“求遗书于天下”，所治《汉书·艺文志》所载典籍仍然很多。但是后来自汉以至于唐宋，历经战乱，《汉书·艺文志》所载典籍，十仅存一二了。关于先秦历史，确有文献不足的问题。

例如关于《老子》五千言的作者，《史记》虽有记载，但又说：“自孔子死之后百二十九年，而史记周太史儋见秦献公……或曰儋即老子，或曰非也。世莫知其然否。”已不能下明确的断语了。关于老子与关尹的关系，《史记》说：“老子修道德，……见周之衰，乃遂去，至关，关令尹喜曰：子将隐矣，强为我著书。”而《庄子·天下篇》述关尹老聃之学，将关尹置于老聃之前。关尹与老聃的关系究竟为何，已难以考定了。

如何对待文献不足的问题，确实值得考虑。我认为有两点应

该肯定。第一，关于历史事实的确定，应以文献足征的范围为限，文献足以证明到什么程度，便肯定到什么程度，不应超越文献足以证明的界限。这也就是信则传信，疑则传疑。许多问题文献不足，只能存疑。

第二，对于一项历史记载，如果没有反面的证据，就不应随意加以否定。例如大禹治水，这是春秋战国时代儒、墨、道、法诸家所共同承认的，并没有反面的记载，所以不应认为大禹治水只是神话故事。《庄子》虽有时称大禹为“神禹”，也并无以禹为神的意向。又如《列子》一书，近代多数学者认为是伪书，于是有人认为列子是子虚乌有的寓言人物，其实《吕氏春秋》、《战国策》也都提到列子，列子确是一个真实人物，是不容否定的。

研究古代史，必以古代传下来的文献为依据。所以，文献的研究是十分必要的。今天，也应注意保存今天的文献。再过千百年，今天的学者手稿和著作也将成为重要文献了。

本文作者张岱年，北京大学哲学系教授，博士生导师。

历史资料论

傅振伦

历史资料含义极为广博。清人章学诚《报孙渊如书》以为“盖天地间，凡涉著作之林皆是史学。”其实史料范围还不仅以文字记录的“著作”为限。文献以外的史料也还有不少，现就史料种类论述于次。

（一）原始的史料与孳生的史料

史料之未经他人修改、增订、删略或转录者，为原始的史料，亦称直接的史料。其已经手他人，以己意而加以增广，甚或益以新事者，为孳生的史料，亦称间接的史料。汉、晋木简，明、清档案，录诸文字，未经修改，都是原始史料。司马迁采《左传》、《国语》，删《世本》、《战国策》，据《楚汉春秋》《列国时事》，以成《史记》；班固采撰前记，辍集旧闻，以为《汉书》。于武帝以前纪传、表，多用《史记》之文。郑樵恨太史公以来之书，失会通之旨，因网罗旧籍，参以新意，撰成《通志》。其沿用史、汉以次等书之迹，显然可见。故《史记》于《左传》以次诸书为孳生史料，而于《汉书》为原始史料；《汉书》于《史记》为孳生史料，而于《通志》则又成为原始史料了。昔者，史官所记，于君臣奏对则有时政记；左右史所司，则有起居注；因二者而修为日历；类例为会要；粹编为实录，更总之以为国史，故时政记、起居注，为日历之原始史料；而会要、实录、国史，又为日历之孳生史料。史料虽经转录，而无大出入者，也可称为原始史料（本书正本以外之抄本，包括已校抄本、未校抄本，正式抄本，公证抄本及副本，也是原始史料）。《史记》载秦刻石；《汉书·司马迁传》全录《太

史公自序》、地理志首取《禹贡》，此等间接史料，与直接者无异。史、汉以降，史有载文之体，也是直接史料。《新唐书》不喜骈体，四六之诏诰章疏，多不袭古；甚至加以修饰，代古人作文，形同翻译；失去本来面目，这就不是原始史料了。史又有载言之体，也是直接史料。“在昔，时人出言，史官入记，鲁朴鄙俚，传诸讽诵，虽有讨论润色，终不失其梗概。后来作者，追效昔人，罕从实书，伪修混沌，失彼自然”（《史通》原语），但不得谓之原始史料。又货币出于钱范，宫室本于烫样，封泥出于印章，绘画本于画稿。又动植标本，乃动植之后身，化石乃生物之变体，此则无所谓原始、孳生之分，都是重要史料。

史所以记事，而记事贵为实录。一事之发生，当事者自述其经历，目睹者记录其见闻，于事实真象已难免出入。后经展转告语，或一再传录，去实事益远，渐失亲切之义，往往将正本史料极简单明确之事物，变而为不可理解，或混淆不清。惟有文书档案在当代是推行国家政策、法令的工具，是处理政务所必需的手段，在后世则是科学研究的珍贵材料。由于这类历史资料是原始的，是第一手的，所以它的科学价值很高。马克思和恩格斯都重视原著及公文正本，拉法格在《忆马克思》曾举例证。^① 英人希尔著《马克思主义对于历史学》一书说：“《共产党宣言》发表以后的一百年，马克思主义对于历史学的影响，要比对于其它任何部门知识的影响都来得显著，我们可以列举六个主要方面。”其第六个方面的第五项是：“过去一百年来，写作历史的资料方面有了一个革命。以前所用的资料，主要是文学性的——编年史、回忆录、书札、日记、报纸；现在所用的资料，主要是文件性的——公家记录、教会登记册、法令、碑文等；甚至是考古性质的——旧时真正的工具、机械、建筑物和田亩，要把这种转变直接归之于马克

^① 苏联近卫军出版，614页，1950年。

思的影响，似乎是不对的，但这种转变确乎符合于马克思的历史观。而在他自己的著作里（特别是《资本论》），马克思以惊人的效力引用了兰皮书和其它文件。”可见革命家、先进的思想家、史学家都是非常重视直接史料档案的。

布希氏尝撰《俾斯麦传记》，他说：“外交公文对于历史研究意义不大，它的叙事不及日报的详细。至于外交真象实多在秘密协商和重要会谈与私人函牍中，而外交文件却难得反映历史事件的真实。”但他仅是就外交档案而言，其实官家史料仍具有其优点和史料价值，正如清代学者万斯同所说实录直载其事与言，而无所增饰，“实可信不诬”。这都说明原始史料的价值高于孳生史料。惟最初记载，或迫于环境，不能直书，或心存偏见，以致曲笔，甚或记忆欠佳，学识不足，往往失其真实。至后人撰述，广取博采，纠正了前人回护之处，厘订其误谬，增益其缺略。两《唐书》、《五代史》并垂不朽，不能偏废，就是因为这种原因。又原始史料，多偏记、小录、琐言、杂事，事有未尽，言或不雅，鄙朴者为人厌弃，而精要亦与之俱亡。其以触忌当时，横遭焚销者（如秦人之焚六国史记，清人之销毁群书），事例也不在少。原始史料既然失传。孳生史料自增高其学术价值了。

（二）记录的史料与录外的史料

传诸文字者为记录的史料，从广义言，一切文献载籍都是。除古人所谓经、史、子、集四部及丛书、类书外，凡金石文字、印章、钱币、徽章纹章、纪念章、甲骨陶木铭款，都是记录的史料。墓铭、地券可考人事。他如天象、灾异、农田水利、交通、军事、经济、政治、科教文以至外事，多有勒铭金石者。文字以外者为录外的史料，如革命文物，古迹遗物（包括水文、地震遗迹）、图影、模型、古代遗俗、现代时事、录像录音、歌谣俚语、古事传说等都是。记录的史料、流传很广，其完整者，记事甚详，皆可

资考史实，有物质文化史料所不具备的优点，文献反具备之。即片文只字，亦时有功考证。但孟子曰：“尧、舜不胜其美，桀、纣不胜其恶”。又曰：“尽信书不如无书”。盖记录的史料，多属间接的，故有不足传信者。考载籍所记，其不可凭者，有二：一曰无意之误，如判断之误，偶然之误，因袭之误；二曰有意之误，如隐讳、避忌、侈言、溢美。至于录外的史料，独能表现其真实，这类史料最为可信。郑樵说：“间习礼度，不若式瞻容仪；讽诵遗言，不若亲承音旨。今之方策所传者，已经数千万传之后，其去亲承之道远矣。惟有金石，所以垂不朽。观晋人字画，可见晋人之风猷，观唐人书踪，可见唐人之典则。”言很中肯。外人发掘埃及遗迹，廓清古史的杂伪，贡献不小。我国殷墟考古，于上古历史大有补充。观于遗物的制作，则当时艺术、思想、经济、工业、社会风尚，可得梗概。圆明园被焚毁已久，但由建筑烫样，可想见其规模。二千年前都市湮没已久，而观于意大利庞贝故城，则其时市政情形、人民生活、工商器用、美术程度，历历在目。古事、古人虽然逝去，而游英、法腊人馆及伦敦国立画像馆则可得其仿佛。感人之深，甚于记载。照片、影片、录音文件，也皆有科学及实用意义。民族志、人类学可以研究原始社会人类的经济社会制度、文化、生活、风俗，也是有价值的史料。至若歌谚传说，亦有可取。鹄贲鸛鹄，童竖之谣；山木辅车，时俗之谚；蟠腹弃甲，城者之讴；原田是谋，輿人之诵。诸如此类的刍词鄙句，《左传》一一存录。古代事件变变，深入一般人民脑海，在当时虽无文字记载，而十口相传，成为故事。虽似不典，而实去事不远。《神异经》载：北方层冰万里，厚百丈，言北地沦于冰川。《淮南子》云：火焰炎而不灭，水浩洋而不息。又云：十日并出，草木皆死。言上古火山洪水并发，日光炎热。《神仙传》谓：海中行，复扬尘。是沧海桑田之变，证以今日科学常识，知其不谬。惟传说有语增艺增等病；古物制作，有仿古性，有地方性，更有反社会进化之

惰性、恒性。如用传说史料，必加审慎。不可以孤证而定案，不以口碑史迹而废记录，当互证求真。

（三）前人的史料与近人的史料

史料有出于当时记述者，有为后人编写者。古人记载，多得诸见闻，较为可信。至前史所遗，后人入记，求诸异说，固有裨益，然追述者少，伪托者多，甚至妄者为之，则有苟载传闻，有所铨择，由是真伪不别，是非相乱。太史公《史记》与譙周《古史考》、皇甫谧《帝王世纪》、司马贞《三皇本纪》、罗泌《路史》，即大有天渊之别。惟考证文学，后出愈精。宋祁等修《唐书》，旁取杂史小说，及书成，事增于前，文省于旧，与旧书并行。欧阳修修《五代史》，参之正史杂书，书成，朝廷付国子监刊行。柯劭忞《新元史》，间采西方史料，则胜于旧书。

（四）官家的史料与私家的史料

史料有出于公家者，有出于私门者，即官家史料与私家史料。法国史学家摩氏（G. Morod）著《历史学》，其《科学方法论篇》分史料为三大类：一曰前人遗著（此类又分族谱、年谱、编年史、日记、笔记、传记、史诗及其它文学作品，以及一切关于神学、法学、哲学、政治、经济等专门记载）；二曰文契官书（此类又分法典、证书、条约、证券、会议录、碑铭、法令、司法文件及判决书、簿记、清册、书牒以及有关社会实用利益之零件等材料）；三曰纪念实物（纪念建筑，如凯旋门、纪功坊、大柱、坟墓及一切有关史事之伟大建筑，名人里居和艺术品、器用、货币、标志等等），其中十之六七为官家史料。吾国记录的史料，如史部中的诏令、起居注、故事、职官、刑法、仪注、食货之类，多是官家史料。文书档案之有经济、政治、文化、社会等方面者，亦无一而非可贵的官家材料。